



# 皇城根

——  
学子篇

## 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

赵明(右),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 88 级高材生, 清华大学紫光集团计算机网络中心项目经理, 在爱尔兰历史最悠久的三圣大学攻读硕士。在他风华正茂的时候, 却因他修炼法轮功, 在北京团河劳教所遭受到残酷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暴暴。



他 99 年底回国探亲被抓, 在北京团河劳教所被关押了 22 个月, 期间被十几个人围殴, 被 7、8 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 不许睡觉, 每天 10 多个小时的“军蹲”和“飞着”体罚, 被逼迫强制洗脑。2002 年 3 月在国际社会的呼吁下被营救救出狱。现为德国起诉江泽民案的 40 名原告法轮功学员之一。在他所著的《一个清华学子的跌宕人生》的结尾, 赵明写道: “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假话国历险记》, 长了三十多岁, 我回头发现我的一生就是在假话国历险! 我的父辈也很悲哀, 因为他们从没有机会独立思考过、选择过自己的人生信仰, 他们已经认识不到自己在被扭曲的生活着。”

在中国作为学生, 你所学的知识范畴、世界观、人生观都是共产党思想体系内的。文革中铲除了所有的其他思想文化, 所以你接触不到别的东西。……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国家人们都已经习惯于接受谎言了! ……宣传说反对谁就反对谁, 说敌视谁就敌视谁。我们被愚弄著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互相仇视, 互相整, 这一切不该存在的苦难闹剧都该收场了。

法轮功学员不是闹革命、纠集一伙人把另一伙人怎么样。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就是讲给人法轮功真象, 人们都知道了真象的时候, 人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应该相互敌视、不应该相互摧残、不应该相互仇杀, 我们都应该相互善待, 这是一条真正能善解一切恩怨的路。”



### 点亮心灯

由于地势落差的关系, 从我家 5 楼的卧室望出去不到 20 米, 就是对面山坡上的低矮平房区。一天凌晨 3 点, 对面的平房内突然传来一阵年轻女子凄厉的救命声, 把我从梦中惊醒。正准备开灯, 妻子惊恐地拉住我说, 别开灯, 先看看是什么情况, 免得以后遭人报复。于是我和妻子战战兢兢地站在窗旁, 小心地撩起窗帘向外望去。原来几个歹徒已经翻进对面的院落, 正准备撬门。几个身影晃动了一会儿, 见周围没有更多的反应, 便愈发猖獗地砸起门来。可让人失望的是, 除了那女子越来越恐惧的叫喊外, 四周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这些沉默的人中就包括我。

眼看那些歹徒就要破门而入, 这时对面一间平房内突然亮起了灯, 还传出一位老年妇女佯装咳嗽的声音, 这一点光亮就让那几个歹徒的动作戛然而止, 接着, 我楼上的邻居也勇敢地把灯点亮, 我索性把屋里所有的电灯打开, 还把音响扭到最大音量, 雄伟的音乐声赶走了寂静。

慢慢的, 一家接一家的, 四周的居民房里, 灯光全亮了起来, 还偶尔传出呵斥声, 那几个歹徒如过街的老鼠仓皇逃离。以后的日子里, 我时常会回忆起那惊悸和振奋的一幕, 我在想, 仅仅是几盏灯光, 就能击退歹徒, 如果在更多的时候, 我们都能挺身而出, 勇敢地为人点亮一盏灯, 那邪恶将不复存在。把灯点亮, 不仅帮助了别人, 也点亮了我们的心灵。

传阅有缘

破除谎言

### 老百姓眼中的“自焚”

❖ “天安门自焚”明摆着就是骗咱老百姓。做饭的时候一大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痛得直蹦, 而王进东浇上汽油烧成那样, 脸都烧黑了, 却一点都不显得痛, 坐在地上不慌不忙喊口号, 警察在旁边等着, 喊完才给他盖上灭火毯。更邪门儿的是, 王进东眉毛、头发齐刷刷烧不着, 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瓶高温下楞不炸, 可能吗?

❖ 我从没看见天安门广场警察天天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广场那么大, 10 多分钟都取不来灭火器, 可刚点火就来了那么多灭火器, 没有准备哪能那么快就有摄像机? 既然有准备, 为什么不阻止自焚, 却让他烧? 咱可不会再跟电视起哄了。

❖ 当时新闻联播一放, 我就知道是假的。瞬间就发生的自焚, 从始到末都被完整的录下来, 并且是全方位多角度, 从远景到特写镜头面面俱到。一看就知道在造假, 我才不信呢!

❖ 我们学医的都知道: 气管切开后都需要很多天才能说话, 而头几天发出的声音是漏气的、不清晰的。可小女孩在气管切开手术后四天, 便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及唱歌, 骗谁呢?

### 突破网络封锁, 了解事实真相

请用国外邮箱发电子邮件给 [ec@att.net](mailto:ec@att.net), 标题为空白, 内容为 `get int.zip` 然后发送, 可获得无界浏览、动态网、自由之门、代理看世界等破除封锁的小软件, 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愿您正见

美好无限



## 过去我为什么仇视法轮功？（节选） 文/风清扬

有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问我：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我说：没有的事！我和法轮功无冤无仇，为什么会仇视法轮功。但朋友不客气地指出：从你平时言谈举止、甚至表情都可以看出，你仇视法轮功。我吃了一惊。想了想后向朋友坦白：不错，我仇视法轮功，虽然我从来不出来表现。但我自己知道我心里仇视法轮功，而且还不自觉地把他们和世界上最邪恶的组织联系在了一起！

朋友问：为什么？我想想，这还不好回答吗？我说：因为——血淋淋的镜头，有病不治，邪教，自杀等等。朋友又问：我知道，你说的那些是中央电视台的「为什么」，我是问，你为什么仇视法轮功？

我一时无从回答，朋友又问：你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吗？这次我又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有看过任何一本法轮功的书籍，而且也只是听说过其中有一本《转法轮》，现在已经被禁止。我只看到过这本书的封面，从来没有翻开过。法轮功是什么？我突然浑身冷飕飕。原来对这个自己不自觉仇恨了好几年的法轮功，我其实一点也不清楚，但我却仇视她。为什么？这次是我自己问自己。



自从几年前七月的一天之后，报纸新闻电视收音机几乎天天揭露法轮功。我自认为是受过教育，也能够认清真相和事实的人，从大学毕业不久，我就知道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在大是大非的真理和性命攸关的真相上，千万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报纸、电视和广播。

可是在法轮功问题上，由于事不关己，也由于潜移默化，我竟然受到了强烈的影响。我不看电视，可是家里电视每天都开著，那上面无时无刻不在「揭露」法轮功；我不信报纸，可是头版多少次被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占住——这样下来，结果我知道的法轮功就是中央电视台屏幕上、人民日报报纸上的法轮功。可悲的是，我忘记了一个事实：同样是这个报纸和电视台，掩盖六四真相，对于建国后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竭力掩盖，对于文革中迫害之死的人绝口不提。

可是我过去几年却一直仇视法轮功，虽然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伤害法轮功，但现在想起来，心里非常之不安。如果我了解了法轮功，例如我读过他们的书籍，那时我不喜欢法轮功，我一点都不觉得心里不安。可是现在——我的仇恨是党教育出来的，我仇恨法轮功也是在帮江泽民仇恨法轮功，说得贴切点，我成了帮凶！我知道自己被中央电视台和报纸「洗脑」了，我也知道我完全摒弃那些他们利用手中握有的媒体报纸电视硬塞给我的「教义」。不过我总算发现自己过去几年一直仇视法轮功的原因。

## 在「牛和鸡」之间的挣扎 文/龙泉墨客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曾访问过一位文革中在劳改农场放牛的老教师。老教师讲了这样一件事：农场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的青草茂盛肥嫩。他常常带牛群到大柳树旁吃草。后来，牛群中的一头老牛干不动活儿了，在那棵大柳树旁被杀掉。自此，他再带牛群去那里吃草时，牛群停步不前，哞哞长叫，声音悲切。又试过两次，牛群依然拒绝吃草，并齐声哀鸣如初。他也感黯然，从此不再赶牛群往那里去。

王友琴奇而问之：「动物有这样的同情心以及记忆力？」老教师说，牛确实如此。不过，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嬉戏玩乐，好象没什么特别的感觉。王友琴听著，两幅牛和鸡的画面在脑子里铺展开来，清晰而现实，提供了衡量对比的坐标。

她想到了人：「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置。大量的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他们的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我们对他们的死，有过什么样的反应？为他们的死，我们做了什么？」

荒唐的文化大革命过去近三十年了，而今天，和文革中同样的罪恶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江氏一伙镇压法轮功的五年中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已经长达

1024人，其中包括老人、孕妇、少女，有你的乡亲、同行、校友、甚至亲戚。仅仅因为不愿放弃信仰——这个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被抓捕和遭受非人折磨。在心跳终止之前，他们经历过长达几小时的电击和形形色色的手铐脚镣、橡胶棍、狼牙棒、老虎凳、死刑床……

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告诉我法轮功的真相？其实我们所做的，或许也可视作「个人良知在牛鸡之间的一种挣扎和努力」，为了我们自己的，也为了你的和这个民族的良知。



###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普通的民众，如果知道法轮功所遭受的苦难，知道中共对他们迫害得这么残酷，知道法轮功并没有甚么政治的目的，他们只是想炼功，只是想做一个好人，那么我想，每一个人，他们如果不站起来的话，他们的沉默就是在成全暴行。中国有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就是说每一个人对于法轮功现在所遭受的迫害，都是负有道义责任的。如果每个人都说不这样镇压法轮功，这个镇压就不会存在了。